

東塾讀書記

東塾讀書記卷四

番禺陳澧撰

易

伏羲作八卦。其重爲六十四卦者何人。則不可知矣。三國志高貴鄉公云。後聖重之爲六十四。此語最審慎。然必在倉頡造文字之後也。八卦之爲數少。可以口授。卦名至六十四卦。若無文字以標題卦名。上古愚民。安能識別乎。孔沖遠八論第二論重卦之人云。王輔嗣等以爲伏羲爲得其實。又云。周禮小史。案當作外史。掌三皇五帝之書。明三皇已有書。故孔安國書序云。伏羲氏之王天下也。始畫八卦。造書契。澧案自古無伏羲造書契之說。孔沖遠獨據僞孔說。且以周禮傳會之。其意亦以六十四卦。不可無文字題識也。然周禮所謂三皇之書者。後世說三皇之事。非三皇時所作之書。禮周賈疏云。世本作云。倉頡造文字。倉頡。黃帝之史。則文字起於黃帝。而云三皇之書者。以有文字之後。仰錄三皇時事也。且既引僞孔說。而僞孔亦但言伏羲始畫八卦。不言畫六十四卦也。沖遠又云。說卦云。昔者聖人之作易也。幽贊於神明而生蓍。凡言作者。創始之謂。幽贊用蓍。謂伏羲矣。上繫論用蓍云。四營而成易。十有八變而成卦。明用蓍在六爻之後。非三畫之時。澧案此以伏羲創始。牽連於用蓍。又以用蓍傳合於六畫。已紆曲矣。且三畫非創始。六爻乃爲創始乎。六爻誠用蓍矣。何以知三畫不可用蓍乎。周禮龜人。鄭注引世本作曰。巫咸作筮。賈疏云。伏羲未有撰蓍之法。至巫咸乃教人爲之。然則幽贊用蓍。非謂伏羲也。晉作。亦非必謂創始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。孔疏固以爲文王周公矣。

孔沖遠以繫辭神農之時已有。蓋取益與噬嗑。爲伏羲重卦之證。此亦未確也。朱子語類云。十三卦。所謂蓋取諸

離。蓋取諸益者。言結繩而爲網罟。有離之象。非觀離而始有此也。卷六又云。不是先有見乎離。而後爲網罟。先有見乎益。而後爲耒耜。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。欲有以取之。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。欲得耕種。見地土硬。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。却合於離之象。合於益之意。卷七十五。○沈寓山寓簡云。大傳言蓋取諸益。取諸睽。凡一十器也。禮案繫辭所言取諸者。與考工記輪人取諸圓也。取諸易直也。取諸急也。文義正同。輪人意取於圓。非因見圓物而取之也。意取易直與急。非因見易直與急之物而取之也。

繫辭傳。易之興也。其當殷之末世。周之盛德邪。當文王與紂之事邪。左傳昭二年。孔疏云。鄭云。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。斷可知矣。但易之爻辭。有箕子之明夷利貞。又云。王用亨于岐山。又云。東鄰殺牛。不如西鄰之禴祭。實受其福。故先代大儒鄭衆賈逵等。或以爲卦下之彖辭。文王所作。爻下之象辭。周公所作。雖復紛競大久。無能決其是非。禮謂孔子言易之興。但揣度其世與事。而未明言文王所作也。孔子所未言。後儒當闕疑而已。何必紛競乎。惠定宇必以爲文王作。所撰周易述。用趙賓說而小變之。以箕子爲其子。又據禹貢。冀州治梁及岐。爾雅。梁山。晉望也。因謂岐山亦冀州之望。夏都冀州。王用亨於岐山者。爲夏王。紆曲如此。更可以不必矣。

漢書儒林傳云。費直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。解說上下經。禮案十篇二字。當在文音二字下。此千古治易之準的也。孔子作十篇。爲經注之祖。費氏以十篇解說上下經。乃義疏之祖。費氏之書已佚。則云費直章句四卷殘缺。禮謂此章句。蓋傳費氏學者。而鄭康成。荀慈明。王輔嗣。皆傳費氏學。荀悅漢紀云。臣悅叔父。故司空爽。著易傳。據又筆之於書。非費直自作。

此後諸儒之說。凡據十篇以解經者。皆得費氏家法者也。其自爲說者。皆非費氏家法也。說易者。當以此爲斷。辛

賴周易讀翼撰方序云。三聖人爲之經。宣尼爲之傳。故舍十翼以言易。非易也。又有贈邵治南序。其說亦然。

儒林傳云。丁寬。作易說三萬言。訓故舉大誼而已。此班氏特筆也。訓故舉大誼。凡說經者皆然。豈復有加於此。而此獨云訓故舉大誼而已。若有所減損者。漢時易家有陰陽災變之說。儒林傳。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之書。文志。易有古五子雜災異神輪之類。丁寬易說。則無之。惟訓故舉大誼。故特著之也。自商瞿至丁寬六傳。而其說不過如此。此先師家法也。丁寬再傳。乃

丘三家。

焦里堂云。卦氣值日。見易緯稽覽圖。唐書載一行卦議云。十二月卦。出於孟氏章句。孟氏所說。別無可核。惟見此議。然以易說圖。與以圖說易。同一牽附。漢書儒林傳。言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。詐言師田生且死時。枕喜膝獨傳喜。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。曰。田生。絕於施讎手中。時喜歸東海。安得此事。六日七分。卽所得陰陽災變託之田生者。藝文志章句。施孟。梁丘氏。各二篇。此乃得之田王孫者。今說文釋文中所引。卽此。班固以孟與施梁丘並稱。明此章句乃得之田生者也。藝文志。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。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。禮案。藝文志。孟氏京房十一篇。則孟氏京房十一篇。亦神輪也。此與京房並稱。則所傳卦氣六日七分之學。梁丘氏疏通證明者也。班氏分析甚明。此言六日七分。必非章句中之說。章句止二篇。而唐時所存十卷。以災異孱入其中必矣。焦氏自注云。釋文序錄。孟喜章句十卷。虞翻。自稱傳孟氏易。其說七日來復。不用六日七分。有以也。圖中卦氣。皆易之外道。趙宋儒者。闢卦氣而用先天。近人知先

東塾讀書記 卷四 易

四

天之非矣。而復理納甲卦氣之說。不亦唯之與阿哉。易圖

卦氣之說。十一月未濟蹇。頤。中孚。復。十二月屯。謙。睽。升。臨。之類。上下經十翼皆無之。謂之外道可矣。十二消息卦

之說。則必出於孔門。繫辭傳云。往者屈。來者信。原始反終。通乎晝夜之道。皆必指此而言之。故鄭荀虞注易。皆用

此說也。虞仲翔云。乾爲寒。坤爲暑。謂陰息陽消。從姤至否。故寒往暑來也。陰陽信。從復至泰。故暑往寒來也。禮

臨。配冬。此說則得之矣。

張皋文云。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宿。依氣而應。謂之爻辰。若此則三百八十四爻。其象十二而止。殆猶濂焉。鄭荀

序。禮謂鄭氏爻辰之說。實不足信也。錢辛楣云。康成初習京氏易。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。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。

其爻辰之法。所從出乎。問答禮謂費氏惟以象象文言繫辭解說上下經。何以有分野之說。蓋傳其學者傳會之耳。

李鼎祚集解序云。補康成之逸象。然其書不采爻辰之說。是其有識也。

虞仲翔。注乾卦云。成既濟。惠定宇。周易述云。乾六爻。二四上匪正。坤六爻。初三五匪正。乾道變化。各正性命。保合

大和乃利貞。傳曰。利貞。剛柔正而位當也。禮案乾之所以利貞者。以變既濟而六爻各正。既濟彖傳。乃說利貞二

字之通例。此虞氏之最精善處。亦惠氏最精善處。此真以十篇說經者矣。

虞仲翔之前。荀慈明。已有乾坤二卦成兩既濟之說。然其解乾九四或躍在淵云。四者陰位。故上躍居五者。欲下

居坤初。求陽之正。地下稱淵也。陽道樂進。故曰進无咎也。此說則不然矣。見龍在田。言在田而見也。飛龍在天。言

在天而飛也。然則或躍在淵。即在淵而躍也。詩云。魚躍于淵。鄭云。魚跳躍於淵中。如荀說。則當云或躍入淵矣。然則易之或躍在淵。龍跳躍於淵中也。文言曰。上不在天。下不在田。中不在人。謂二爲田。五爲天。三爲人。四則爲人所不到之境也。孔疏云。九四上近於天。下遠於地。非人所處。故特云。中不在人。蓋淵者滄溟也。非潭窟也。毛西河仲氏易。荀云。地下稱淵者。乃傳合於文言。上下无常。進退无恆之語。耳。然既云乾二升坤五。九二見龍在田。豈坤五可稱田乎。然則非坤初稱淵矣。

參同契云。三日。出爲爽。震庚。受西方。八日。兌受丁。上弭平如繩。十五。乾體就盛滿甲。東方。十六。轉受統巽辛。見平明。艮直於丙南下弭。二十三坤乙。三十日。東北喪其朋。虞仲翔。嘗注參同契。遂取其說以注易。云。日月縣天。成八卦象。三日暮震象。出庚。八日兌象。見丁。十五日乾象。盈甲。十七日旦巽象。退辛。二十三日艮象。消丙。三十日坤象。滅乙。晦夕朔旦坎象。流戊。日中則離。離象就己。戊己土位。象見於中。繫辭。澧謂參同契言丹法。儒者可置之不論。上注。若說經則不可不明辨之矣。如虞說。有可通。有不可通。月三日生明。爲震象。十七日生魄。爲巽象。十五日望。爲乾象。三十日晦。爲坤象。此可通者也。八日上弭。廿三日下午弭。皆半明半魄。三畫之卦。豈得有半陽半陰者乎。其以八日爲兌象。廿三日爲艮象。不可通也。坎。陽在陰中。離。陰在陽中。月豈有明在魄中。魄在明中者乎。且謂晦夕朔旦爲坎。日中則離。豈有晦朔見月者乎。尤不可通也。晦夕朔旦。日中之語。參同契所無。虞仲翔所增也。望前月出地平時。日猶在天。人目不能見月。故生明必至日暮。乃見於西。上弭必至日暮。乃見於南。望則日暮即見於東。謂三日暮出庚。八日見丁。十五日盈甲。此可通者也。十七日暮後。月即見於東。何以待至天將旦。月至辛。方始見爲巽象乎。廿三日夜半。月即

見於東。何以待至天將旦。月至丙。方始見爲艮象乎。此又不可通者也。王文簡經義述聞。焦里電易圖。略皆有駁虞氏之說。文多不錄。

錢辛楣答問。論虞仲翔說易之卦。有失其義者。有自紊其例者。文多不錄。澄謂仲翔最紊其例者。无妄。大畜。二卦也。凡

仲翔之卦之例。以兩爻相易。其餘四爻如故。惟无妄注云。遯上之初。則以遯之上九。置於初六之下。而爲初九。而

初六爲六二。六二爲六三。九三爲九四。九四爲九五。九五爲上九矣。大畜注云。大壯初之上。則以大壯之初九。置

於上六之上。而爲上九。而九二爲初九。九三爲九二。九四爲九三。六五爲六四。上六爲六五矣。如无妄大畜之卦

之例是。則兩爻相易者非也。如兩爻相易之例是。則无妄大畜以上爻置初爻之下。以初爻置上爻之上者非也。

虞氏於无妄爲此說者。以象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也。於大畜爲此說者。以象曰其德剛上而尚賢也。然此當如錢氏說无妄爲遯。九三與初六交易。故曰剛自外來。大畜爲大壯。九四與上六交易。故曰剛上也。

虞氏易注多不可通。如履虎尾。不咥人亨。注云。與謙旁通。以坤履乾。以柔履剛。謙坤爲虎。艮爲尾。乾爲人。乾兌乘

謙。震足蹈艮。故履虎尾。俗儒皆以兌爲虎。乾履兌非也。兌剛鹵。非柔也。象曰履柔履剛也。注云。坤柔乾剛。謙坤藉

乾。故柔履剛。澄案如虞說。乾爲人。坤爲虎。乾人履坤虎。是剛履柔。非柔履剛矣。乃又云。坤藉乾。故柔履剛。然藉者

在下者也。履者。履所藉也。坤藉乾。仍是乾履坤。剛履柔也。其說之謬如此。而輒詆人爲俗儒。可乎。

虞氏所言卦象。尤多纖巧。其最甚者。既濟六二。婦喪其髻。注云。離爲婦。泰坤爲喪。髻髮。謂髻髮也。坎爲雲。故稱

髻。詩曰。鬢髮如雲。其纖巧至此。坎爲雲。非爲髮也。而引詩鬢髮如雲以牽合之。如此。則無不可牽合者矣。詩之言婦女者

多矣。若可牽合於卦象。則乾爲玉。詩曰。有女如玉。可謂乾爲女乎。

乾元亨利貞。初九潛龍勿用。王輔嗣注云。文言備矣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。王注云。繫辭具焉。繫辭下兼三材而兩之。韓注云。說卦備矣。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。朱子本義云。繫辭備矣。本義又屬九二見龍在田。注云。出潛離隱。故曰見龍處於地上。故曰在田。此真費氏家稱程傳備矣。皆學王輔嗣之法也。九二見龍在田。注云。出潛離隱。故曰見龍處於地上。故曰在田。此真費氏家法也。元亨利貞之義。潛龍勿用之義。文言已備。故輔嗣不復爲注。至見龍在田。象曰德施普也。文言曰。龍德而正中者也。又曰時舍也。皆未釋見字田字。故當爲之注。而又不可以意而說也。文言曰。潛之爲言也。隱而未見。潛爲未見。則見爲出潛矣。潛爲隱。則見爲離隱矣。故輔嗣云。出潛離隱。據彼以解此也。朱子本義亦云。出潛離隱。亦繫辭傳曰。兼三才而兩之。故易六畫而成卦。是五與上爲天。三與四爲人。初與二爲地。初爲地下。二爲地上。故輔嗣云。處於地上也。此真以十篇解說經文者。若全經之注皆如是。則誠獨冠古今矣。周易正義序云。王輔嗣之注。獨象文音而自得云。澄謂此卽輔嗣所謂文音備矣。易聖斷辭于佚攬乾坤二卦。不解又象。欲學者觀象。

比九五。顯比。王用三驅。失前禽。邑人不誡。吉。王輔嗣注云。比而顯之。則所親者狹矣。夫无私於物。唯賢是與。則去之與來。皆无失也。三驅之禮。愛於來而惡於去。雖不得乎大人之吉。是顯比之吉也。此可以爲上之使。非爲上之道也。澄案爻辭象傳。皆無此意。輔嗣自爲過高之說以解經。如此。則非費氏家法也。

朱竹垞王弼論云。毀譽者。天下之公。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而附和之也。孔穎達有言。傳易者更相祖述。惟魏世王輔嗣之注。獨冠古今。漢儒言易。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。弼始暢以義理。惟因范寧一言。詆其罪深桀紂。學者過信之。讀其書者。先橫高談理數。祖尙清虛。八字於胸中。謂其以老莊解易。吾見橫渠張子之易說矣。開卷證乾

四德。卽引迎之不見其首。隨之不見其後。二語中間如谷神獨狗。三十幅共一轂。高以下爲基。皆老子之言。在宋之大儒。何嘗不以老莊言易。然則弼之罪。亦何至深於桀紂耶。錢辛楣亦云。若王輔嗣之易。何平叔之論語。當時重之。更數千載不廢。方之漢儒。卽或有間。魏晉說經之家。未能或之先也。何晏論。澄案此皆公允之論。宋人趙師秀詩云。輔嗣易行無漢學。百年以來。惠氏之學行。又無輔嗣之學矣。講漢易者。尤推尊虞仲翔。謂仲翔傳孟氏易。乃漢學也。然輔嗣傳費氏易。獨非漢學耶。輔嗣難以老子之說。仲翔何嘗不難以魏伯陽之說耶。在乎學者分別觀之耳。若云好古。仲翔吳人。輔嗣魏人。吳古矣。魏何嘗不古耶。韓康伯繫辭注云。道者何。无之稱也。又云。潜元欲以觀其妙。殆可以語至而首極也。又云。聖人雖體道以爲用。未能全无以爲體。又云。坐忘遺照。由神而冥於神。如此類者。則是談閑而非注經矣。輔嗣不至於此也。

孔冲遠等作正義。用王輔嗣注。近人詆王注。并詆正義。此未知正義之大有功也。冲遠正義序云。江南義疏十有餘家。皆辭尙虛闊。義多浮誕。若論住內住外之空。就能就所之說。斯乃義涉於釋氏。非爲教於孔門也。據此。則江左說易者。不但難以老氏之說。且難以釋氏之說。冲遠皆掃棄之。大有廓清之功也。論語未知生。焉知死。皇疏涉於釋氏。可見江左諸儒風氣

如此。繫辭傳。原始反終。故知死生之說。以釋氏之說。解之者。必多矣。

上繫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。孔疏云。列子云。不生而物自生。不化而物自化。老子云。水至清則無魚。人至察則無徒。又莊子云。馬駟剔羈絆。所傷多矣。孔疏能掃棄釋氏之說。而不能屏絕老莊列之說。此其病也。且所引莊子。尤非經意。如其說。必不剔剔羈絆而後馬之理得乎。

李鼎祚集解序云。王鄭相沿。頗行于代。鄭則多參天象。王乃全釋人事。且易之爲道。豈偏滯於天人者哉。此李氏於鄭王皆有不滿之意也。謂李鼎祚宗鄭學誤矣。又云。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。刊輔嗣之野文。補康成之逸象。

李氏於鄭所說爻辰。皆不采。是其卓識。至鄭注無逸象。乃鄭學之謹嚴。何必補之乎。且既云刊輔嗣之野文。而又云。自然虛室生白。吉祥止止。坐忘遺照。微妙園通。深不可識。俾達觀之士。得意忘言。此與輔嗣何以異乎。

集解多采虞氏說。但以諸家佐之耳。如艮卦。惟采鄭康成一條。李氏自作案語二條。餘皆采虞氏。漸卦。惟采干寶一條。李氏自作案語一條。餘皆采虞氏。兌卦。李氏案語二條。餘皆采虞氏。其專重虞氏可見矣。中孚豚魚吉。李氏云案坎爲豕。訟四降初。折坎稱豚。初陰升四。體巽爲魚。中二孚信也。謂二變應五。化坤成邦。故信及豚魚矣。虞氏以三至上體遯。便以豚魚爲遯魚。雖生曲象之異見。乃失化邦之中信也。禮案此虞氏異見。李氏能不阿好曲從。然其所自爲說。則純似虞氏。可見李氏本虞氏之學也。孔疏。則惟繫辭上第七引虞氏一條。雜卦第十一引虞氏一條。餘則未見稱引。豈不喜虞氏之學也。此李氏所以作

集解與之角立也。

王輔嗣云。夫易者象也。象之所生。生於義也。有斯義。然後明之以其物。乾文。言注。又云。爻苟合順。何必坤乃爲牛。義苟應健。何必乾乃爲馬。而或者定馬於乾。案文責卦。有馬無乾。則僞說滋蔓。難可紀矣。互體不足。遂及卦變。變又不足。推致五行。一失其原。巧愈彌甚。縱復或值。而義無所取。略。朱子云。案文責卦。若屯之有馬而無乾。離之有生而無坤。乾之六龍。則或疑於震。坤之牝馬。則當反爲乾。是皆有不可曉者。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。則遂相與創

爲互體。變卦五行。納甲。飛伏之法。參互以求。而幸其偶合。然其不可通者。終不可通。唯其一二之適然。而無待於巧說者。爲若可信。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。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誡。則又何必苦心極力。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。易象說。又云。王輔嗣所謂縱或復值。而義無所取。此言切中事理。又云。林艾軒在行在。一日訪南軒曰。易有象數。伊川皆不言。何也。南軒曰。易曰。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。獲之无不利。如以象言。則公是甚。射是甚。隼是甚。高墉是甚。聖人止曰。隼者禽也。弓矢者器也。射之者人也。君子藏器於身。待時而動。何不利之有。語類卷一百三。乾爲馬。又爲良馬。爲老馬。爲瘠馬。爲駁馬。震於馬爲善鳴。爲彘足。爲作足。爲的顙。坎於馬爲美脊。爲亟心。爲下首。爲薄蹄。爲曳。王輔嗣云。何必乾乃爲馬。豈不然乎。巽爲木。而坎於木爲堅多心。離於木爲科上槁。艮於木爲堅多節。然則何必巽乃爲木也。坤爲地。而兌於地爲剛鹵。坤爲大輿。而坎於輿爲多眚。然則何必坤乃爲地爲輿也。信乎不可案文責卦也。

渙。彖傳曰。利涉大川。乘木有功也。王注云。乘木卽涉難也。孔疏云。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。以爲乘木。水上涉川之象。故言乘木有功。王不用象。直取況喻之義。禮案巽爲木。此不必案文責卦者。而輔嗣亦不用此。則偏矯太過矣。

朱子云。易之取象。固必有所自來。而其爲說。必已具於大卜之官。顧今不可復考。則姑闕之。而直據辭中之象。以求象中之意。使足以爲訓戒。而決吉凶。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。其亦可矣。易象說。又云。諸爻立象。必有所據。

非是白撰。但今不可考耳。到孔子方不說象。語類卷七十五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。皆必有所指。但今不可穿鑿。

姑闕之可也。語類卷七十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。但今不可考。同上三百戶必須有此象。今不可考。王輔嗣說得

意忘象。是要忘了這象。伊川又說假象。是只要假借此象。今看得不解得。恁地全無那象。只是不可知。同上不知否

泰。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。上如何取其義。今曉他不得。只得說堅固。同上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。方就上面說出來。今只是曉他底不得。未說得也未要緊。不可說他無此象。同上易畢竟是有象。只是今難推。如既濟。高宗伐鬼方

在九三。未濟。卻在九四。損。十朋之龜在六五。益。卻在六二。不知其象如何。又如履卦。歸妹卦。皆有跛能履皆是艮

體此可見。卷六十六。○案艮當作兌。

日知錄云。聖人設卦觀象。而繫之辭。若文王周公是已。夫子作傳。傳中更無別象。苟爽虞翻之徒。穿鑿附會。象外

生象。以同聲相應爲震巽。同氣相求爲艮兌。水流濕。火就燥。爲坎離。雲從龍。則曰乾爲龍。風從虎。則曰坤爲虎。十

翼之中。無語不求其象。而易之大指荒矣。澧案夫子作傳。所以解經之取象也。如潛龍。則解云陽在下。牝馬。則解

爲地類也。而苟虞之徒。又於傳中生象。誠有如亭林所譏者矣。

象傳有不釋象者。貫魚以宮人寵。象曰。以宮人寵。終无尤也。而不釋貫魚。含爾靈龜。觀我朵頤。象曰。觀我朵頤。亦

不足貴也。而不釋靈龜。童牛之牯元吉。象曰。六四元吉。有喜也。豮豕之牙吉。象曰。六五之吉。有慶也。而不釋童牛

豮豕。屯如遭如。乘馬班如。匪寇婚媾。女子貞不字。十年乃字。象曰。六二之難。乘剛也。十年乃字。反常也。屯如遭如

東塾讀書記 卷四 易

四句。但以難字包括之。見豕負塗。載鬼一車。先張之弧。後說之弧。匪寇婚媾。往遇雨則吉。象曰。遇雨之吉。羣疑亡也。見豕負塗五句。但以羣疑二字包括之。夫象傳而可不釋象。又可以一二字包括數句之象。惟其爲孔子所作。則無敢議者耳。如輔嗣注如此。近人必以爲空談矣。必每一物求一卦以實之而後可矣。然孔子所不釋。後儒何由知之。且孔子所不釋。後儒又何必知之哉。繫辭上孔疏云。聖人既元其意。若欲強釋。理必不通。

象傳有尤簡略者。蘇東坡私試策問云。比之初六有孚比之无咎。有孚盈缶。終來有它吉。象曰。比之初六。有它吉也。小畜之初九。復自道。何其咎吉。象曰。復自道。其義吉也。損之六四。損其疾。使遄有喜。象曰。損其疾。亦可喜也。大有之上九。自天祐之。吉無不利。象曰。大有上吉。自天祐也。夫爻辭既已言之。而孔子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。顧與諸君論之。禮謂孔子作象傳。每卦各爲一篇有韻之文。六爻不可缺一。其但述爻辭無所損益者。猶鄭志所云。文義自解。故不言之。凡說不解者耳。

乾爲天。爲圓。爲君。云云。朱子本義云。此章廣八卦之象。其間多不可曉者。求之於經。亦不盡合。權載之明經疏問顯白眼。坎之於馬。爲美脊薄蹄。黃東發曰。鈔云。愚恐此是古者占卜之雜象。如今卦影然。占得某象者。卽知爲某卦。曲成以彌綸。何取象之瑣細。禮案此當云。占得某。禮謂東發之說。蓋得之矣。此章之象。凡一百一十三。爲數雖不多。然其類甚備。有天之類。如乾爲天。地之類。如坤爲地。人之類。如乾爲君。爲父。坤爲母。人身之類。如巽於人。爲髮。爲廣。人情之類。如坤爲吝。爲吝。人病之類。如坎爲加憂。爲心。動物之類。如乾爲良馬。爲老馬。爲瘠。植物之類。如乾爲木。珍寶之類。如乾爲金。器物之類。如坤爲病。爲耳痛。爲獸。馬。坤爲子。母牛。植物之類。果。震爲專。珍寶之類。玉。爲金。器物之類。布。爲釜。物形。

之類。如乾爲圓。物色之類。如乾爲大素。以類推之。必更多也。此爲占事知來之用。所謂遙知來物。非爲解經而作。

故求之於經多無之。且未必孔子所作。乃自古相傳有此術。後世如東方朔。管輅。郭璞之流。蓋得其傳者也。蘇東坡

記云。成都有費孝先者。游青城山。訪老人村。環其一竹林。老人笑曰。子視其上字字云。此林某年某月爲孝先所

建。孝先知其異。乃留師事之。老人授以軌甲卦影之術。後五年。孝先名聞天下。王公大人。皆以金錢求其卦影。今

死矣。然四方治其學。隨在而有。聊復記之。使後世知卦影所自。

黃楚望。易學濫觴云。象學不易明。探索四十餘年。及其悟也。則如天開其慧。神啟其祕。又云。學易當明象。但象不

可明。故忘象之說興。忘象非王氏得已之言也。自王氏以來。凡學者皆疑於乾馬坤牛。而不知易之寓象。未有序

卦之大而要切者。乾馬坤牛。所繫尙小。又乾馬坤牛尙可知。惟離爲牛則最難知。左傳曰。純離爲牛。此已不可曉。

而離卦辭曰。畜牝牛吉。尤不可曉。若益以說卦坤爲子母牛。又可強通乎哉。學易者。先其大而後其小。且知其難

之蓋有所在。而不專在彼焉。澄案說易而以明象自任者。莫如黃楚望。其用力勞且久。而牝牛子母牛。猶不能強

通。遂以爲小而在所後。則與王輔嗣不得已而忘象者。何以異乎。象不可明。誠哉是言也。楚望云。自漢諸儒至漢

瑛。或涉支離誕漫。遺謂若言象則惟有仍從漢儒之說。而

去其煩瑣支離誕漫者。若真欲明之。則恐終古無斯人也。

黃楚望又云。夫所謂序卦之象。最大者謂乾坤定位。而物始生。物生必蒙。蒙則當教。教則必養。不得其養。則爭。易

首乾坤。次以屯。蒙。需。訟。者爲此也。上經是開闢以來經制之象。下經是人道之首。正家以及天下之象。又云。卽如

需卦之君子以飲食宴樂。水在天上。卻與飲食宴樂何關。大抵天地開闢以來。水生物之功爲大。凡飲食未有不

出於水泉者。澧案黃氏謂序卦之象大而切。然所說則不適如此。與伊川之明理。亦何以異乎。伊川先生明理。黃氏書中語也。

繫辭傳。以辭變象。占爲聖人之道四。王輔嗣之注。尙辭者也。直齋書錄解題。譏其去三存一。於道闕矣。王伯厚亦

云。理義之學。以其辭耳。變象占。其可闕乎。周易鄭康成注序。澧謂尙辭。與尙變。尙象。尙占。皆各明一義。儒者之書。豈能責

以備聖人之道乎。尙變。尙象。尙占。亦何嘗非去三存一乎。傳云。聖人之情見乎辭。然則尙辭者。雖不能備聖人之

道。固可以見聖人之情矣。蓋所謂思過半者矣。如文書傳說乾坤十二爻。繫辭傳說十九爻。此孔子所說。亦尙辭也。

程伊川。易傳序云。予所傳者辭也。由辭以得其意。則在乎人焉。黃氏日鈔云。伊川奮自千餘載之後。易之以卜者。

今無其法。以制器者。今無其事。以動者尙變。今具存乎卦之爻。遂於四者之中。專主於辭以明理。豈非時之宜而

易之要也哉。

朱子語類云。問以言者尙其辭。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。如論語舉不恆其德。或承之羞否曰是。卷七十五。澧謂此

可見孔子之說易尙辭矣。曾子曰。君子思不出其位。亦尙辭也。

困學紀聞錄。王輔嗣注二十三條云。輔嗣之注。學者不可忽也。卷一。何義門評之云。程傳中所取輔嗣之義甚多。厚

齋則但就其格言錄之。澧謂厚齋所錄。非但尙易之辭。并尙輔嗣之辭矣。此孫盛所謂麗辭溢目者也。孫盛語見三國志。鍾

會傳。然所錄如大有。六五。注云。不私於物。物亦公焉。不疑於物。物亦誠焉。頤。初九。注云。安身莫若不競。修己莫若

自保。守道則福至。求祿則辱來。造語雖精。然似自作子書。不似經注矣。又如乾。九三。注云。乾三以處下卦之上。故

免亢龍之悔。坤三以處下卦之上。故免龍戰之災。厚齋所云。乾以惕无咎。震以發福。頗似事擬輔嗣語也。朱子云。漢儒解經。依經演繹。晉人則不然。舍經而自作文。謂類卷六十七輔嗣所為格言。是其學有心得。然失漢儒注經之體。乃其病也。厚齋事擬輔嗣。非以注經。但入於自著之書。則正合子書之體耳。

惠定宇。易學。傾動一世。平心而論。所撰易漢學有存古之功。孟氏。京氏。雖入於術數。然自是古學。學者所當知也。所撰周易述。淵博古雅。其改明夷六五之箕子為箕子。而讀為亥子。則大謬也。漢書儒林傳云。趙賓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。箕子者。萬物方蓂滋也云。受孟喜喜為名之。此趙賓謂箕子二字。為蓂滋二字之誤也。然則趙賓所見之易經。本是箕子二字矣。虞仲翔云。箕子。紂諸父。五乾天位。今化為坤。箕子之象。仲翔。世傳孟氏易。而不從蓂滋之說。可見孟氏易不作蓂滋矣。惠氏。最尊虞氏。何以於此獨不從虞氏乎。然使惠氏竟從趙賓改經文為蓂滋。猶為有所依據。乃改為其子而讀為亥子。則并非從趙賓矣。惠氏。自為疏云。蜀才從古文作其子。今從之。又云。施讎讀其為箕。趙賓以為其子者。萬物方蓂滋也。又云。漢宣帝以喜為改師法。不用為博士。中梁丘賀之譜也。班固不通易。其作喜傳。用讎賀之單詞。皆非實錄。禮案孟氏易。乃今文。非古文。惠氏尊信孟氏。何以不從今文而從古文乎。謂施讎讀其為箕。此語見於何書。趙賓以為箕子者。萬物方蓂滋。惠氏則云。趙賓以為其子者。萬物方蓂滋。又見於何書。若趙賓云。陰陽氣無其子。其子者。萬物方蓂滋。則鼎初六得妾以其子。趙賓何謂梁丘賀。謂孟喜。尤臆度之語。謂班固用讎賀之單詞。皆非實錄。惠氏用何人之詞為實錄乎。趙賓謂陰陽氣無箕子。乃其巧慧

之語。然陰陽氣何以有帝乙。何以有高宗乎。惠氏謂五爲天位。箕子臣也。而當君位。乖於易例。逆執大焉。此欲以大言杜人之口耳。如此說何以解虞氏乎。且坤六五黃裳元吉。惠氏注云。降二承乾。君位可降乎。顧亭林與友人論易書。凡五。

必爲王者之說。甚詳。文多不錄。惠氏好改經字。此則改經并改史。而自伸其說。卒之乖舛疊見。豈能掩盡天下之目哉。

張皋文云。孟氏爲易宗無疑。史稱孟喜自言。師田生。且死時。枕喜鄰。獨傳喜。然遺文所存。皆零文碎字。其大義絕不可得見。藉非虞氏。則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。其遂歇滅矣。易義別錄。澧案兩漢三國說易之書。自王輔嗣注之外。皆

散佚。賴有李鼎祚集解。得見一斑。惠定宇周易述。以集解爲本。而稍增損之。至張皋文乃獨取虞注。因其義例而

補完之。以存一家之學。此可謂好古矣。乃因虞氏自言世傳孟氏易。而推尊孟氏。且信孟氏所言田生枕鄰獨傳

之語。又推而上之。遂以爲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。因虞氏而不歇滅。層叠遞高。至於聖人而後已。則太過矣。且夫

子之微言。著在十翼。安有歇滅之理乎。

錢辛楣履卦說云。履象。上天下澤。天極其尊。澤較地而逾卑。上下各安其位。而無覬覦之心。此守成極盛之象也。

五居尊位。四陽輔之。剛中正。履帝位而不疚。具大有爲之資。無自暇逸之志。宜乎利有攸往矣。而夫履之厲。聖人

惕然戒之。何哉。陽健於上。陰說乎下。有將順而無匡救。孔子所謂予無樂乎爲君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若是者雖

正亦危。況未必皆正乎。兌之義主乎說。以一陰加二陽之上。二陽不能說君。而六三一陰獨專之。上下相說。說且

不解。上不知其眇且跛也。而委以視履之柄。下亦忘其眇且跛也。而矜其視履之能。力少任事。窮大失居。非干覆